

王爾德小說集

鬼

靈白譯

青 年 國 王

The Young King

十七年三月十日付印

(鬼) 定價大洋五角

版權
所有

上海望平街一六三號
眞美善書店發行
電話中央六二五三號

十七年四月十日出版

一一三〇〇〇

上海新聞武定路二五六號
華東印刷廠承印
電話西八百十六號

青年國王在加冕的前一晚獨坐在他美麗的寢室裏。他的朝臣多已照着當時習尚的朝儀，深深地鞠躬及地，辭別了他，退到宮中的大殿上，從掌禮官那裏學習幾套最後的課程；他們裏邊有幾個還祇有很自然的姿態，這種姿態從朝臣看來，不用說是極重大的失儀。

這孩子——因為他祇能算個孩子，還不過十六歲哩——看他們出去，並不依戀，反而深深地發了聲解放的長嘆，倒在他繡榻的軟枕上，躺在那裏，興奮的眼睛，張大的口腔，活像個林子裏棲黃的芳納（1），或是森林裏的小獸剛蹣進了獵人的陷阱。

實在，真是獵人們找着他的，機緣湊巧的遇見了他，光着膀子吹着笛，跟在撫養他的窮牧羊人羣的後面，他還自以為是這班人的兒子。有

的說，他是老王的獨養女兒跟一個很微賤的人祕密結婚所生的兒子——據說，這個隱名氏是用奏琴的神術，引誘那公主愛他的；有的說，却是黎米尼來的藝術家生的，這位藝術家受了公主很多，也許是太多的寵幸，忽然一天在城裏失蹤了，留下他禮拜寺裏的工作完不了工——這孩子，不過一禮拜大，就趁他娘熟睡的當口，給人家偷了出來，交給一個沒有子息，離城有一天路程的鄉下人的妻子保養着。照御醫推測，或許是憂，或許是疫，又有別人猜度，或許是香料酒裏下了種急性的意大利毒藥，把生這孩子的姑娘，在醒過來一個鐘頭裏殺死了，所以當那忠實的遞送者，鞍上縛着這孩子，從疲乏的馬背上曲身打那牧羊人草房的門的時候，公主的屍身已經放進了城門外邊，一片人跡罕至的寺場上的一個空墓裏，在這墓裏，據說，還葬着另一個屍身，一個出衆而帶異國性美麗的青年的屍身，他的手是用着糾結的繩子縛在背後，他的胸口刺上了許多鮮紅的傷口。

這種，就是大夥兒竊竊私語的故事。可是真實可靠的事實，祇有當那老王臨死的當口，或許懺悔自己重大的罪孽，或許祇怕國位不要斷了血統，倒底招了這孩子來，當着國務卿的面，承認他是他的冢子。

從最初選立的那一會兒起，他好像已經顯露出將來要影響他一生的那種愛美的熱情的痕跡。那幾個伴着他走進給他預備着的幾間房間的人，常要講起他看見了備用的華服珍飾時，嘴裏發出來的歡呼，還有扔掉他粗陋的革襖，糙硬的羊皮外褂時，差不多近凶暴的快樂。有時，他當然也戀着林野生活的自由，憎惡着每天纏繞不清可厭的朝儀，然而這座美妙的王宮——「樂宮」，他們稱牠——他竟做了牠的主人翁，祇覺得這是爲了他快活而重建的新世界；當他從國務席上或覲見室裏逃出來之後，他立刻就飛快地奔下那座飾着銅獅，鋪着雲母石級的大樓梯，這間房奔到那間，這條廊奔到那條，正像要在美的裏邊找他痛苦的解藥，病體的復原。

在這種探異的旅行裏，他喜歡這樣的稱呼——可是，實在，在他倒的確是在怪異鄉裏真實的旅行，他偶然也伴着幾個苗條美髮的宮監，飄着長袍，拂着帶綬；可是大半都是獨自，感覺着一種差不多神授般一瞥的直覺，以爲藝術的祕密該從祕密裏去領受，美正像智慧，喜歡岑寂的膜拜者。

很多怪異的故事聯屬在他這個時期。據說一位剛毅的縣官，來代表市民演說一篇華麗的演辭的時候，瞥見他跪在一張剛從文宣士買來的名畫面前誠摯地致敬，這就好像要引進什麼新神的膜拜來了。又有一次他忽然失蹤了幾個小時，經長時間搜尋之後，纔發現他在王宮北閣上的小室裏，瞪着一塊刻阿陶尼斯像的石塊。傳言又說，他也曾給人家窺見，把燒熱的嘴唇貼着一個造石橋時河底裏發見的古像的額角，這像上還刻着哈特林之奴皮泰甯。他也曾費了全夜的功夫去研究月光在恩狄苗銀像上的效果。

凡是罕有而重價的東西當然他都有重大的迷戀，所以在他熱切地搜集牠們的中間，他已經派出了許多商人，有幾個拿着琥珀去跟北海上粗獷的漁人交易，有幾個到埃及去找那種祇有國王墳墓裏可以發見的傳說有魔術性的古怪的綠色璵玉，有幾個到波斯去會了絲織的毯子同綵繪的磁器，還有幾個到印度去買光紗同染色的象牙，月光石同寶玉的手釧，檀香木同瑱瑯同細羊毛的手巾。

然而他最墨懷的祇是加冕時該穿的那件袍子，織金的袍子，同那嵌紅寶石的王冠，還有那根鑲着一排排一圈圈珠子的王杖，老實說，這就是他今兒晚上所想的，當他靠在他華貴的榻上，看着開開的壁爐裏松木桿兒慢慢地自己燒成灰燼的時候。牠們的圖樣，那種從當時最著名藝術家手裏出來的圖樣，已經在好幾個月前送給他看了，他已經傳下命令叫巧匠日夜趕工的把牠們做出來，並且要搜遍全世界去找值得他們工作的珍寶。在幻象

裏他看見了自己穿着國王華麗的袍服站在禮拜寺高的聖台上，他那童豎的嘴唇邊就有一個微笑在那裏出沒着，逗留着，他那對森林裏的黑眼睛就給一種明亮的光輝點亮了。

隔了一會兒他站了起來，靠在煙囪的鐵簷邊上，週圍看着這一間燈光暗淡的屋子。四壁圍着富麗的氈毯織着美的凱勝。一隻鑲嵌着白瑪瑙同天藍玉的大櫃子擺滿了一個屋角，正對着窗戶擺着一隻細工做成的小櫃，漆製的板上灑着金粉，嵌着金絲紋，櫃面上攔着幾隻文宣士精巧的琉璃盞，同一隻黑紋瑪瑙的杯子。牀上銀一般的褥單上繡着淡色的罌粟，正像從睡覺者疲乏的手裏掉在那裏的。蘆管般的象牙聳起了高梗撐住了絲絨的華蓋，從那上面鋪下來蒙膏的駝羽，襯着凸花漫頂的淡銀色，正像水面上泛起來的白沫。一個綠銅製的笑面的娜西雪斯舉着一面磨光的鏡子在牠頭頂上。桌子上放一隻紫玉瑛的扁碗。

在外面他可以看見禮拜寺巨大的圓頂在影子般的羣屋上像浮着的一個水泡，還看見疲倦的守衛沿着河邊漫霧的道上走來走去。遠遠的，在一個果園裏，一隻夜鶯在那裏歌唱。一股素馨花的幽香從開着的窗戶外邊送進來。你把前額上的櫻黃髮髮往後掠一掠，於是，拿起一隻六絃琴，任着指尖在絃索上盤旋。他沉重的眼皮闔了，一個奇怪的倦意到了他身上。他從沒有這樣敏銳地或是這樣無上快樂地感覺過美物的魔力與神祕。

當鐘樓上報着午夜的時候他按了按鈴，宮監進來很恭敬地給他脫了衣服，給他手上灑了玫瑰水，在他枕頭上撒了些花瓣。他們離開屋子不多會兒，他就睡着了。

他睡着後做了一個夢，這就是他的夢境：

他好像站在一間又長又矮的小屋中，夾在許多織機搖轉擊撞的聲浪

裏。微弱的光從格子窗外偷偷的溜進來，照給他看那些伏着工作的瘦瘠織工的姿態。慘白，病容的孩子們蜷伏在巨大的橫木上。當梭子衝過那紗經的時候，他們拿沉重的壓板舉起來，梭子停了，他們讓壓板掉下去把紗經壓在一塊。他們臉上擠壓着飢餓，他們的瘦手在那裏顫抖。幾個瘦弱的婦人坐在縫紉桌子上。一股可怕的氣味充塞了滿屋。空氣濁而重，四壁的潮氣在那裏溜滴蒸騰。

青年國王走近一個織工，站在他身邊看着他。

那織工忿怒地望着他道：『爲什麼你在這裏看我？你是不是我們主人派來監視我們的好細？』

青年國王問道：『誰是你們的主人？』

織工痛恨地嚷道：『我們的主人！他像我們一樣是個人。老實說，我們中間祇有這個分別——他穿着好衣服，我們穿着破布，我們因爲飢餓而

變成了癱瘓，他多吃傷了胃也得不到痛苦。」

青年國王道：「這國裏是自由的，你又不是什麼人的奴隸。」

織工答道：「在戰時，強的拿弱的做奴隸，在太平時，富的拿窮的做奴隸，我們要活命就得工作，可是他們給我們這種微薄的工錢，我們祇得死。我們整天爲他們做苦工，可是他們的庫裏堆滿了黃金，我們的孩子們却沒到時候萎化了，我們所親愛的臉蛋都變成了生硬而邪惡。我們踏着葡萄，別人喝着酒。我們播着穀種，食廚却是空的。我們帶着鎖鍊，雖然沒有眼睛看得見牠；我們是奴隸，雖然人家稱我們自由。」

他問道：「大家都這樣嗎？」

織工答道：「大家都是這樣，青年同老年，婦女同男子，襁褓裏的孩童同那受着歲月磨練過的人們，都沒有分別。商人們磨難我們，我們却必須服從他們的指揮。牧師坐着車子走過，誦着禱文，可是沒有人管我們的

眼。爬過我們日光不到的小街裏的是撐着飢餓的眼睛的貧苦，在她後邊緊緊地跟着的就是搽花了臉的罪惡。在清晨，憂鬱推醒了我們，到晚上，羞愧伴着我們枯坐。然而這些東西於你有什麼相干？你不是我們中的一箇。你的臉太快活了。」他說着繃上眉頭掉過臉去，又扔着梭子穿過了織機，當時青年國王看見那上邊繞着的是一根金綫。

他給一個巨大的驚駭抓住了，就問織工道：『你織的是什麼袍子？』

他答道：『這是青年國王加冕時穿的袍子，於你有什麼相干？』

於是青年國王狂喊了一聲醒了過來，並且看呀！他還在自己的寢室裏，隔着窗戶望見那蜜蠟色的大月亮掛在暗沉沉的空裏。

他又睡着了做了個夢，這是他的夢境；

他好容易在一隻大船的甲板上，有一百多奴隸划着槳。他身傍的一塊

毯子上坐着個船主。他像烏木般黑，他的頭帕是玫瑰紫的絲巾。銀質的大環把他兩耳厚實的耳珠吊得垂了下來，手裏握着一對象牙的天秤。

奴隸們除了一塊破爛的腰布全身赤裸，一個個都用鍊子聯着。熱的太陽光亮地打在他們身上，黑人們在船舷邊走來走去的拿着牛皮鞭子抽他們。他們伸着瘦弱的膀子把沉重的槳死命在水裏划着。鹽水的沫從槳面上四濺。

最後他們到了個小灣，開始在那裏測水。岸上吹過一陣微風，把甲板同三角帆面上都鋪滿了一層纖細的紅砂。三個亞刺伯人騎着獷悍的騾子奔出來，向他們擲鎗。船主拿起一面綵繪的弓射中了三個裏一個的喉頭。他沉重地掉在水花裏，他的朋友躍馬跑了。一個裹着黃紗的婦人騎着駱駝跟在後邊，時時回頭望着那死屍。

他們拋了錨，下了帆，黑人們立刻走到艙裏拿出一副很長的繩梯，沉

重地垂着鉛。船主把牠往船舷外扔出去，梯頭牢繫在兩個鐵樁上。這時候，黑人們抓住了一個最年輕的奴隸，打掉他的腳鐐，拿蠟塗沒了他的鼻孔耳孔，在他腰間繫上一塊大石。他疲倦地爬下那條梯，隱到海水裏去了。他沉下時泛起幾個水泡。別的奴隸好奇地在船舷上張望。船頭上坐着一個趕鯊魚的，單闕地打着一面鼓。

隔了一會兒潛水夫在水面上出來，喘噓着抓住了梯子，右手裏擎起一顆珠子。黑人們從他手裏把牠搶過來，就把他往後一推。奴隸們已經靠在漿上睡着了。

屢次他爬起來，每次帶着顆美麗的珠子。船主把牠們秤着分量，放在一個綠皮的小袋裏。

青年國王想開口，可是他的舌頭好像粘住在上顎，他的嘴唇不肯動。黑人們彼此擠擠地講，爲了串明亮的珠子開始吵架了。兩隻鸛繞着船邊不

住的打圈子。

於是潛水夫末次走上來，他帶上來的這一顆珠子却勝過了奧姆士一切的珠子，因為牠樣子像滿月，比着晨星還要白。然而他的臉却是異常地慘白，他倒在甲板上時鼻孔耳孔都冒出了鮮血。他稍微抖動了一下就不動了。黑人們聳了聳肩頭，抬起屍身就往海裏扔。

那船主笑了，接着，伸過手來拿着那顆珠子，當他看見牠時他就把牠放在額角上鞠了一個躬。他說道：『這個可以供青年國王的王杖上用了，』所以他就指揮着黑人們拉起錨來。

青年國王聽見了這些又大叫了一聲，就醒了，並且隔着窗戶望見曙光的灰色長手指抓住了黯淡的星辰。

他又睡着了，做了一個夢，這是他的夢境：

他好像走在一座幽暗的林子裏，四圍掛着怪異的果子同美麗的毒花。

他走過時，毒蛇對着他嗤嘯，鮮豔的鸚鵡尖叫着在樹枝裏飛。大龜伏在熱的泥裏沉睡。樹頭上棲滿了猩猩同孔雀。

他一路走過去，直到了林子的邊上，在那裏他看見一大堆人羣在一條涸了的河底裏做工。他們滿布在這河道的廢基裏正像螞蟻。他們在地上掘着深坎並且鑽進去。有幾個拿大斧子劈着石塊；別幾個在沙裏亂抓。他們把仙人掌連根拔起，踐踏在豔紅的花朵上。他們忙碌地奔跑，彼此呼喚着，沒有一個閒人。

在地洞的黑影裏，死同貪守着他們，當時死說道：「我倦了；把他們的第三個給了我讓我去吧。」

然而貪搖着頭。她說道：「他們是我的僕役。」

於是死對她說：「你手裏拿的什麼？」